

仁慈如何增值

一個仁慈之舉可以共振一輩子

撰文：David Sarasohn

很久以前，當我八或九歲時，我父親做了一個危險的手術。如今，那種手術過程幾乎只不過是一個下午的不便，但在當時，這是一次勝算不大的賭博。我年紀還不夠大，或許可能還不夠聰明，無法理解它有多危險。我周圍的成年人，雖然從來沒有不誠實，但認為沒有理由向一個九歲的孩子說明有多少勝算。

手術前一天，一位醫生要求見我。我愉快地走進他的辦公室；在那個年齡，一想到有個大人想找我說話，就讓這個場合顯得不尋常。他跟我說話很直接。他解釋說，隔天下午我可能會非常生氣。他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應該來找他發脾氣。

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我不記得他長什麼樣。我覺得他很高，雖然對一個九歲的孩子，很多人看起來都很高。但我記得他說過的話，幾十年



後，每當回想起那些話，我依舊讓感到溫暖。

仁慈能做到這一點。

醫生不欠我什麼情，但他竭盡全力讓我父親活下去。但是，他更進一步竭盡所能向一個甚至沒有意識到腳下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一個無底深淵的小男孩伸出援手。

我們把仁慈認為是一種讓我們順利度過一天，幫助我們脫離困境的方式。但仁慈之舉絕非如此而已。它發出來的

光可以照到幾十年後，並且在時過境遷很久之後，仍然帶給人們一種溫暖的感覺。這種禮物不會被用光，也不會被遺忘；它被人銘記在心和珍惜。

《哈利·波特》系列的書中有一個訊息是，孩提時代得到的深愛可以成為一種終生的保護。當你受到黑暗力量的威脅，甚至SAT成績令人失望帶給你威脅時，它會讓你有一種自我

價值感和自信。作為仁慈之舉的接受者，它的效果也類似：它不僅讓你確信自己的價值，而且提供了一個永久的信念，即世界不像美國國稅局的掛號信所暗示的那樣黑暗。

我們記得偉大的仁慈之舉是有原因的。並不是因為人們有記帳，準備將來報恩償債。在交易世界中，發光的仁慈之舉和時間的結合，產生了無法評估的東西。試圖償還它就像把凡爾賽宮當作民宿來計

價一樣。

由於無法算出應該匯率，也就是說對恩人的生活給予和他對你的生活同等幫助的回報，這刺激了移轉回報給恩人以外的人的概念。如果你不能回報那些永遠活在你感激之中的人，你至少可以調整你在宇宙的資產負債表——也許把自己長久深植別人的記憶中。

在我父親做了那次手術十年後，我上大學時有一次深夜接到電話，告訴我他意外去世。頓時茫然的我問一位有車的朋友，第二天是否能開車送我去火車站。他立刻開車 2 個半小時送我到家門口，讓我下車，並且深夜中掉頭回學校去。我不記得我們在路上談了些什麼。我隱約還記得，我試圖保持讓事情相對輕淡，既不對我的朋友構成負擔，也把我父親過世的事實推到我的腦海中遙遠的角落，以後再去想。但我知道，我當時意識到我的朋友每一英里都對我做了很仁慈之舉，甚至祝福。

我好幾十年沒見過我的朋友了。他可能忘記了整個情節，我當然沒忘。畢竟，他對我的仁慈，我不僅在那個場合感受到，而且從我記得受到它的滋養以來一直都存在我心中。這是一種建立在龐大的情感複利之上的負債，也是一種紅利。

那些與你同在，照亮你未來歲月生活的仁慈，並不牽涉任何東西的贈與。物質上的

慷慨，贈與東西，是令人欽佩的，但我們的感激可能不會比東西本身更持久。一頓飯、一件毛衣，甚至一塊手錶都有過期日期；在關鍵時刻為你挺身而出的人，會一直在你自己和別人打交道時與你同在。在我們每個人所攜帶的長期資料庫中，存檔在「善良，深刻記憶的行為」項目下的資料筆數，比我們大多數人想像的更多。

1970 年，詹姆士·貝克 (James Baker) 的妻子死於癌症後，喬治·布希 (George H.W. Bush) 建議他的這位網球俱樂部球友可以在布希的參議員競選中助一臂之力，來分散注意力。貝克很不情願；他指出，一方面，他和當時德州的大多數人一樣，都是民主黨人。哦，布希說，他不在乎。他只是不喜歡看到貝克一直如此悲傷。

布希對一位朋友伸出手，導致貝克最終成為白宮辦公室主任、財政部部長和國務卿。對於布希來說，這也不算壞。48 年後，貝克在布希的國葬悼詞中引用這位前總統的話說，「當朋友受傷時，要表現出你的關心」和「以仁慈待人」。

很久以前的一個很晚的晚上，我懷孕中的妻子突然出現了問題。當我們飛奔到醫院時，我打電話給鄰居說，我們要把我們三歲的孩子送過去請她照顧。我不會說這是一個要求，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的鄰居拒絕的可能性——她也

不會這麼想。那次給我的妻子造成如此不舒服的人現在已經 30 歲了。但是那天晚上，還有那通電話，似乎是不久以前的事。我經常見到那位鄰居，見面時總是覺得我們之間有一種緊密關係，這種關係比我們有彼此的房子鑰匙還深。

仁慈不只是行為。它是一種力量，甚至是一種超級力量。它賦予接受者力量，在原來的情境像舊的選舉預測一樣消失之後，給他一些可以在多年後加強他力量的東西。它也賦予給予者力量，因為對某人的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是可以想像到的最強大能力，比超人的 X 光視覺要強大多。

在《上帝祝福你，羅斯沃特先生》中，寇特·馮內果 (Kurt Vonnegut) 筆下的主角為鄰居的新生雙胞胎寫了洗禮演講詞：「哈囉，寶貝們。歡迎來到地球。地球的夏天很熱，冬天很冷。它是圓的，又濕又擠。寶貝們，你們在這裡最多大約有一百年的時間。我只知道一條規則，寶貝們：『做人一定要仁慈。』」

如果你仁慈的話，它的光芒可以在那一百年持續閃爍。

波特蘭《俄勒岡人》的長期專欄作家 David Sarasohn 為《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寫稿。他出版了三本書，包括《等待路易斯和克拉克：西部開發兩百年變遷史》。